師大錄

2014.12月號

社區專題

公館老蟾蜍–台北最後的山城眷村

一棵油杉．一個社區

捍衛都市的時代記憶：台大城鄉所推動寶藏巖保存運動

隱身城市的另類美學: 寶藏巖傳承歷史情感

印象．青田

校園民主

「自由自治．誰說了算？」

夜市議題

「師大夜市．你還好嗎？」

會長/總編輯的話

嗨，大家好，我是學生會長旻恩！

三月學運以降，臺灣社會已經吹起自由自治的一縷清風，清風所到之處，名為公民精神的種子落地生根，而校園正是其中一片蓬勃發展的土地，學生們的公民意識已經抬頭，除了關心、爭取學生自身的權益以外，更積極的參與師大校園的每一項政策，師大已經不再是以前唯命是從、封閉保守的威權時代，而是由行政、學術、學生三個群體共構而成共同討論治理的校園領域，學民已經覺醒，學民已經參政，師大將走向不同於其他大學自由自治之路！

十九屆學生會會長
楊旻恩

本期《師大錄》希望喚醒師大同學對身旁人、事、物更多的關心，在選材方面，囊括社團、校園民主、週邊社區、夜市議題等，到離開師大範圍的同志大遊行、香港學運等。

其中，由於師大校方及學生與週邊社區關係一直有待改善，本次尤其在社區專題部分花費相當多心思，選擇了青田社區、油杉社區兩個位於師大旁之社區，以及寶藏巖、蟾蜍山兩個分別位於台大、台科大週邊之社區，進行專題報導，盼能讓師大學生更貼近身邊環境，也能向他校經驗借鏡；另外，在師大夜市追蹤報導中，也提及校方與週邊社區關係不睦，對學生造成之間接影響。

我們衷心期盼師大校方能以身作則，帶頭改善與週邊社區關係，並且深化校園民主，讓師大更有頂尖大學之風範。

十九屆學生會新聞部部長
陳芷儀

目錄 Content.

學生會活動

.03 大家好，我是大笨鳥！
.04 彩虹旗飄揚：願，美夢成真
.05 午間音樂會
.06 公關部名人講座：談「軍艦事件」心路歷程 豆導挫敗後的省思

.08 香港雨傘革命事件簿
.11 「自由自治，誰說了算？」關於校園民主的反思

社區專題

.14 公館老蟾蜍—台北最後的山城眷村
.17 一棵油杉，一個社區
.20 捍衛都市的時代記憶：台大城鄉所推動寶藏巖保存運動
.22 隱身城市的另類美學：寶藏巖傳承歷史情感
.24 印象‧青田

.27 夜市議題「師大夜市，你還好嗎？」

新創社團

.30 派繩甜點社
.31 美容彩妝社
.32 動物權利促進陣線

總編輯
社教104 陳芷儀

文字編輯
英語105林宇萱　地理107吳宜穎
地理107陳冠禎　地理104蔡子柔
科技107袁至毓　英語105王珮倫
地理105賴曉瑩　國文106黃嘉慧
應華107蔡佳珊　國文105黃亞踏
生科104蔡士豪　國文105戴宜光

特別感謝　英語系黃涵榆教授

美術編輯
美術105王品涵　設計105鄭子璇
設計105鄭云蕾

封面照片攝影　英語105王珮倫

發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會
聯絡我們　ntnusa19th@gmail.com

大家好，我是大笨鳥！

文 / 蔡士豪
攝影 / 洪煜

遠遠見到這隻姿態從容的大鳥，最先注意到牠頭頂上如長髮般的黑色冠羽，順著體背往下，可以見到全身覆蓋的紅褐色羽毛，站立起來的個頭約50公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眼睛周邊有藍色區塊，稱作「眼先」，而藍色眼先也是黑冠麻鷺成鳥的一大特徵！若你看見牠披著灰黑色帶白色花紋的羽毛，頭上黑冠還不明顯，則是黑冠麻鷺的亞成鳥造型。

師大校園中，校本部綠地、公館分部理學院中庭、生態池等處都可發現黑冠麻鷺的蹤跡，緩慢的動作加上滑稽的步伐，讓牠有了「大笨鳥」的綽號，雖然並不怕生，但當有人接近黑冠麻鷺的警戒範圍，牠仍會低身跑開；若你示好的動作太大，牠可是會矯健地飛往遠處或樹梢，躲避干擾。

屬於鷺科鳥類，黑冠麻鷺與大多棲息水域的鷺科成員卻不相同，喜歡在林下底層的陰暗處活動，褐色帶有條紋的羽色讓牠擁有森林中的隱匿性。在校園中常能見到黑冠麻鷺在草地漫步，低頭覓食的認真身影，主食是軟土中的蚯蚓或昆蟲，當你碰上黑冠麻鷺的用餐時間，可以保持距離、耐心觀察，運氣好還能目擊黑冠麻鷺與蚯蚓拔河的有趣畫面。

習慣夜間活動的黑冠麻鷺，繁殖期的鳴叫也從傍晚開始，「霧—霧—霧—」的叫聲，聽來與領角鴞有些相似，但領角鴞通常一次只發出一、兩聲，黑冠麻鷺則喜愛連續鳴叫，唱情歌的誠意滿分，其發出的音頻較低，在校園中共鳴非常明顯。

黑冠麻鷺分布於東南亞、中國大陸南部、台灣等地，其實十多年前，黑冠麻鷺在台灣並不常發現，近年來數量增加，尤其在都市綠地、大學校園內隨處可見，就台北地區而言，野外山區發現的黑冠麻鷺數量反而低於市區，分布情形與植物園、台大校園鄰近的都市綠帶較為相關。

許多來台賞鳥的國外觀察者指名觀賞黑冠麻鷺，對於能在都市叢林裡找到牠，感到驚喜；最近台大校園也為黑冠麻鷺設置了車輛慢行立牌，提醒汽車駕駛避免動物「路殺」。下次遇見師大校園中的好鄰居——大笨鳥，不妨來個眼神交會，看看牠有什麼可愛舉動吧！

參考資料：冠羽飛訊、上下游News&Market新聞市集

黑冠麻鷺（學名：Gorsachius melanolophus）
鷺科，分布於東南亞，常棲習於森林裡並多於夜間活動，遇警時會伸長脖子擬態。成鳥有黑冠、面孔和脖子為紅棕色，背部為黑暗的紅棕色，腹部有細條紋，翼黑。亞成鳥是灰棕色有黑和白色斑點，並且下部有斑紋。（整理 / 蘇育弘）

彩虹旗飄揚：願，美夢成真

文、攝影 / 戴宜光

「我有一個夢，我希望有一天，同志朋友可以不再受到這個社會的歧視。我有一個夢，我希望有一天，相愛可以回歸到人的本質上，而不是性別。」

2014年第十二屆的同志大遊行，在遊行隊伍出發前，主持人對著凱達格蘭大道上的12萬人，大聲的說出他的夢。我相信這也是舞台下每個心的寄望。

而在瞬逢一年後，師大學生會再次以自治會的名義參與同志大遊行，而學生會這次也打破以往的藩籬，與性壇社以及人文學社一起出團，並且在遊行中一同前進。

10月25日下午，是個微風和煦的午後，適合外出走走。在綜合大樓四樓，聚集了一群人，來自師大的不同系所、各式族群，舉著各式的標語，臉上並存著多種顏色，但即便存在著各種差異，心中總是共懷一個夢想。

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從學校出發，在經過校門時，凝視著師大，再次的，以身為師大人為傲，是身上自治會的旗子，更是身邊的這群人。

遊行的現場是目不暇給的，充斥著各式驚艷的造型，令人羨慕不已的肌肉線條，婆裝皇后嫵媚的姿態，霸氣學長的旗袍曲線，當然還有異女的淚水成河。

在遊行的隊伍裡，看著一雙雙緊握的手，晃啊晃划啊划的，慢慢向前，時而低聲關心對方，時而相視而笑的一張張眼臉。那是最美的畫面。有些熟練地找到目標，有些則羞赧的，亦步亦趨的，在最不經意的角度上，輕觸，緊握。一樣的是共同邁向前的腳步，凝望對方的眼神。對於兩個相愛的人來說這都是是再普遍不過的示愛方式了。

然於同志情侶而言，公開場合牽手卻是一種表態，因一個溫柔的吻，伴隨而來一份歧視，就發生在西門町的下午、信義區的夜晚，以及遊行外的每一天。在大家回到各自軌道後，在社會上的各個角落，同志情侶除了油米柴鹽醬醋之外，還必須承受著許多額外的壓力，隱藏自己的壓力、面對家庭的壓力，還有種種的不諒解、鄙夷、傲慢的目光，甚至是暴力。且在勢單力薄的處境中，面對歧視大多通常選擇隱忍、得過且過，因為在保護所愛的人之餘，很難再做出有效的反擊。

但在遊行的現場，大家卻可以輕鬆地做自己，沒有負擔的擁抱所愛之人，不需顧慮旁人眼光而牽起愛人的手。我想這源自於信任。就像是一般情侶在路上牽手、在餐廳輕聲細語，沒有人會去打擾。因為心中深知自己跟周遭的人一樣，是「正常」、「自然」的。可惜的是，直到現在，對於同志情侶而言，只有在遊行的現場，大家才能享有如此的自適與自在。

沿途上亦遇到許多給予鼓勵與回饋的路人，兩個從計程車內對著大家微笑拍照的女生；三貼的父母高舉小孩的手幫我們加油，這些都再再的溫暖我們。有時同志朋友會懷著不安對待未知的人，不安來自於不知是否會因兩者的價值選擇相異，而被以不同的眼光注視。因此簡單的一個微笑、一句鼓勵的話，都能帶來相當的回饋與安心。

最後希望大家明年都能一起上街走走，試看同志朋友們的真實樣貌，試試用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眼見為憑，甚至也可以摸摸看有沒有角。

祝大家美夢成真。

午間音樂會

文、攝影 / 黃亞諾

有鑑於校園中午吃飯時間同學多在附近的餐館或是教室內用餐，在教室內用餐的同學無非是因為校園空間使用上的不足，我們在中午用餐的時間提供一個空間在校園內的同學能夠在樹下無拘束的交談、享用午餐或小點心，享受中午短暫的優閒時光，並且請來吉他社的同學表演，讓吉他簡單且溫暖的樂音在師大校園內流佈。

香港雨傘革命事件簿

整理 / 黃嘉慧

前情提要

9月 香港對於行政長官「真普選」需求的聲音，自回歸之後不斷地響起，期間人民不斷透過遊行、遞信等方式向香港特區政府表達訴求，甚至有發起「佔領中環」行動的呼聲。2014年8月31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議對特首選舉採取篩選候選人、限制競選人數的規則，此舉成為香港學界發動922罷課的導火線。

22.
香港各大院校為爭取2017年行政長官真普選，發動為期一周的罷課行動，開展公民抗命的行動，引起國際關注，是香港近年來大型的學生運動。

23.
罷課第二天，
抗議學生前往政府總部要求與梁振英對話，若果梁在四十八小時內不回應訴求，抗議活動將會升級。

24.
罷課第三天
下午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發起遊行，由添馬公園步行到中環，其遊行是未經政府批准。

25.
罷課第四天
學聯發最後通牒要求與梁振英對話，由於梁振英沒有出現，故而於晚間發起遊行前往禮賓府，期間有四千人參加此次遊行。

26.
罷課第五天
大約三千名中學生加入行列，晚上行動升級，學生發起佔領政府總部廣場行動，約200人衝進廣場，警察用胡椒噴霧阻止，期間一片混亂，「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涉嫌襲警被警方帶走。

27.
罷課第六天
抗議活動升級，警方表示，對於清場活動中共拘捕61人，包括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及副秘書長岑敖暉，以及黃之峰在內，三名學生領袖全部被捕。

28.
行動升級
於凌晨宣佈「佔領中環(佔中)」行動正式啟動，期間警方多次鎮壓，對市民使用催淚彈。

29.
佔中第二天
行動繼續擴大，由政府總部延伸到銅鑼灣、旺角等市區，參加人數擴大至十萬人。

30.
佔中第三天
港府對佔中人士的策略稍為改變，撤走防暴警察，期間在抗議人士群中出現了一些滋事者試圖挑起紛爭。

10月

01.
佔中第四天
港府與抗議的民眾緊張對峙仍然繼續，更多的街道被示威者佔領，入夜後，在金鐘政府總部示威者人數不斷增加。

02.
佔中第五天
學聯要求梁振英於午夜前辭職，否則將行動升級。及後梁振英於午夜前召開記者會，表示派遣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與學聯商討政改，並表明不會辭職。

03.
佔中第六日
首次爆發流血衝突，一班反佔中人士，到「佔中據點」旺角和銅鑼灣襲擊集會人士，多人受傷。

04.
佔中第七日
學聯對於2日發生的暴力事件，對於政府打壓集會表為憤慨，學民、學聯代表於下午到金鐘參加政總集會，為此事表示憤慨。

05.
佔中第八日
香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於晚上9點宣佈與港府重啟對話，必須在沒有任何威脅的情況下才正式展開。到了凌晨，雙方對談話原則未有共識和沒有制訂談話期限。

06.
佔中第九日
在前一日沒有武力清場，氣氛得以緩和。學聯重申，如果使用武力清場則終止對話，並呼籲集會人士在政府有實質行動前，堅守佔中據點。

07.
佔中第十日
集會人數比前幾天少，及在晚間學聯宣佈在10月10日下午4點與政府對話，佔中行動有了新進展。

08.
佔中第十一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被外媒爆出他在戴德梁行任職時，曾收取澳洲UGL五千萬酬金的醜聞。

09.
佔中第十二日
梁振英醜聞爆出之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單方面宣佈與學聯於10日的對話取消，佔中支持者於晚間在金鐘集會，抗議港府取消對話。

10.
佔中第十三日
當晚大批市民參加集會以抗議港府行為，最高峰為十萬人。

11.
佔中行動已滿兩星期
梁振英前往廣州，政府並未正式回應關於與學界對話的事項，學聯和學民向習近平發出公開信。

12.
佔中第十五日
梁振英在無綫電視新聞節目中用失控形容佔中運動，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對此表示反駁。

13.
佔中第十六日
港府與抗議民眾的僵持局面依然處於膠着的狀態。

14.
佔中第十七日
警方白天在銅鑼灣等地撤走路障，晚間，金鐘佔中區數百名學生和示威者將鐵馬搬到龍和道隧道，警方用胡椒噴霧驅散抗議民眾，現場環境一片混亂。

15.
佔中第十八日
香港警方利用武力清場，並毆打抗議民眾，過程中被拍下毆打過程，弔起各界關注。

16.
佔中第十九日
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於下午會見傳媒，表示透過中間人與學聯接觸，希望重啟與學界的對話。學聯表示仍會參與對話，反映真普選的訴求。

17.
佔中第二十日
香港警方清理旺角佔領區的場地，並把抗議民眾趕上行人道，拘捕26人。晚間，數百名市民前往旺角聲援示威人士。學聯要求10月22日前與港府對話。

18.
佔中第二十一日
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與學聯達成共識，於10月21日下午進行對話。

19.
佔中第二十二日
晚間在旺角亞皆老街與彌敦道交界，於凌晨警方與抗議民眾發生衝突，導致多名抗議人士受傷。

20.
佔中第二十三日
高等法院批准關於要求抗議者堵塞馬路的申請，狀態依然緊張。

21.
佔中第二十四日
港府與學聯的對話於晚間結束，對話中雙方沒有進展，同時中共第十八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

22.
佔中第二十五日
示威民眾依然堅守金鐘等地佔中區域。

23.
佔中第二十六日
有一批署名為「香港蜘蛛者」登山者，在象徵香港精神的獅子山掛起長28米寬6米，寫著「我要真普選」的巨型標語，聲援佔中行動。

24.
佔中第二十七日
在香港獅子山的「我要真普選」的巨型標語，被香港飛行服務隊派員拆除，遺個標語自掛起在獅子山當天，已經掀起不少話題。

25.
佔中第二十八日
反佔中集會晚上於尖沙咀舉行，期間無線電視和香港電台共4名人員被反佔中人士襲擊，香港記者協會當對此事發出強烈譴責。

26.
佔中第二十九日
原定於10月26,27日的廣場投票在投票開始幾個小時後被宣佈擱置，「學聯」、「學民思潮」等團體於下午3點開記者會交代取消原因，周永康表明不會破壞士氣，能重建與抗議者之間的信任。

27.

佔中第三十日
社會人士開始關注佔中運動的未來走向，香港中文大學公佈最新民調，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整體得分是自上任以來最低，為38.6分。

28.

佔中第三十一日
已經滿了一個月的時間，於晚上香港金鐘雨傘廣場舉行「雨傘運動滿月紀念活動」，晚會亦呼籲更多香港市民參與民主運動，希望下一代打傘只是為了遮風擋雨。

29.

佔中第三十二日
學聯與政府雖經過一次談話，雙方矛盾仍然未解決。

30.

佔中第三十三日
香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於晚上在金鐘佔領區表示在北京舉行亞太經合會議期間，直接向北京表達訴求。

31.

佔中第三十四日
運動依然在持續當中，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呼籲香港人為民主堅持到底，《華爾街日報》指出自由黨黨魁田北俊是第一個呼籲倒梁（梁振英）的大亨。

11月

01.

佔中第三十五日
運動依然持續，雙方之間的矛盾仍未有具體解決。

02.

佔中第三十六日
運動持續當中，香港商業大亨對抗議大多抱沉默的態度。

03.

佔中第三十七日
學聯準備在11月8日派五名人員上京表達訴求。

04.

佔中第三十八日
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表示周永康是其中一個上京的人員，並表示於11月5日發公開信給范徐麗泰等港區人大政協代表。

05.

佔中第三十九日
香港民間陣線宣佈於11月9日發起遊行，由遮打花園出發到中聯辦，向中央表達真普選的需求。

06.

佔中第四十日
於凌晨在旺角佔領區發生多次警民衝突，警方多次進入民眾佔領區，多次與市民對峙。

07.

佔中第四十一日
學聯表示在APEC會議結束後再上京表達訴求，當天下午並遞信給前香港特首董建華，希望他代為安排與中央高層人員對話。

（至截稿當天，事件仍在持續中）參考資料：新唐人電視台、希望之聲

「自由自治，誰說了算？」

關於校園民主的反思

文 / 英語系專任教授 黃涵榆

教育從少數貴族階級獨占，發展至今成為普世人權，無庸置疑的是民主化歷程的一部分。我們也一直對於大學做為一種教育與學術殿堂有諸多理想化的期待，認為大學不只是一個傳授專業知識與訓練專業人員投入就業市場、適應現況的場所或者淪落為「職業訓練所」。

大學更應該承擔啟蒙學生、培養批判思維的使命感，讓他們能成為關心公共議題、勇於挑戰威權、反抗統治結構、追求更公義的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而不是被規訓與馴服的「沉默的大眾」、唯唯諾諾的「好公民」或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所說的「單面向度人」(one-dimensional man)。然而，大學做為一個物質實踐的場域，就不可能完全脫離既有的資本主義經濟生產與社會關係。

阿圖塞(Louis Althusser)認為意識形態提供一套觀念讓人們理解自身與真實存在情境的想像關聯目的在於複製生產活動所需的社會關係，而諸多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透過不同的實質的儀式與活動，正發揮了這樣的意識形態的效應（簡單來說就是穩定現況）：宗教、媒體、工作場所、專業團體、家庭均在此列，學校也不例外，甚至是近代最重要的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畢竟學校是除了家庭之外，一般人停留最久、所受的影響最深遠的地方。

另一位當代法國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雖然不以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為研究重心，對他來說，學校也是一個權力運作的場域，透過層層的檢查、考核、區分與懲罰機制，個體被訓練成「乖順的」、「有用的」主體，在話語、勞動、甚至慾望與性意識各個面向都被「常態化」(normalized)的主體。

我們「似乎」無可避免地面對大學體制「應然」與「實然」、或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然而，既然選擇經常不必然是真正的選擇，也就是看似開放但其實選擇的條件早已被限定（如同「要錢或要命」的「強迫性選擇」），看似either or的衝突，也不必然是真實的，有可能是當做某種當作為而不為、也就是規避承擔選擇的責任的不在場證明。「大環境不好」不就經常被公部門當做合理化失能的藉口？

我們不妨就以我們的學校臺灣師範大學做為討論的範例，來繼續延伸上述的批判觀點。台師大在過去師範體系時代是全國訓練與養成中學師資最重要的機構，也因此特別在威權體制時代成為穩定社會運作與政治統治的一股重要力量，保守形象的社會觀感其來有自；這也是台師大在隨著台灣民主化的轉型歷程中，企圖翻轉的形象。（請注意，我說的只是「轉型」，是否實踐「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還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轉型不必然實踐正義，如同「程序」有可能違反「程序正義」。）

從選課規定的鬆綁、師生參與各種校內委員會、到最近的取消操性成績與雙二一退學制度、設置專責導師制度，甚至對於師生自主性參與太陽花運動（包括戶外民主講堂與自主性罷課）做出善意回應等等，都是學校決策單位成功樹立開明形象、引領國內大學民主潮流的重大成果。

然而，我們應該思考與面對的是：師大師生理應引以為傲的民主形象是否意味著校園民主的深耕與生根？「自由自治，立鐘就算？」是自立鐘，還是斷頭台？

抗議T-shirt上這簡潔有力的話語，恐怕不是用惡搞所能蓋過，而是對於校園民主真諦的一個嚴肅的質問。當代理論大師紀傑克(Slavoj Žižek)在分析人類社會的溝通交換與儀式活動的時候指出，看似主動的行為或者「(交)互(主)動性」(interactivity)，或者說人類社會的運作底層，事實上是一種「交互被動性」或者是「互卸」(interpassivity)：我們一些看似是主動意志所完成的事(潛意識)的目的，是為了掩飾我們不願意面對的被動性。

紀傑克舉了一個令人哭笑不得、但寓意深遠的日常事例。有一個人買了一台錄放影機，但是他上班很忙，根本沒時間看節目，所以只好每天把節目錄下來，一直錄、一直錄，假想自己有一天一定會看那些錄影帶。某種程度上這個人等於把自己的被動性轉嫁到那台錄放影機，由它聽從指示代為執行觀看的動作，而自己可以繼續維持主動者的幻想。這個事例其實反映出人類幻想與慾望的一個矛盾狀態：我們做了很多事，我們一直動個不停，來維持主動的幻想，演飾根本性的被動，不願看清我們的無能或匱乏。

「自由自治，XX就算？」XX可以是立鐘，可以是開設步道，可以是上述師生理應引以為榮的開明形象。這個提問引領我們不被光鮮亮麗的形象或數據所迷惑，而能嚴肅地思考校園民主的真諦，又或是實踐與深化校園民主的未竟之功。幾年前學校決策單位為通過新版教師評鑑規定，舉辦了幾場「立意良善」的公聽會，就條文內容與老師廣泛「交換意見」。

會中氣氛如何，是否發揮良善的溝通功能，筆者就不予置喙，以免失之主觀偏頗。而當時台師大史無前例地進行了一次由大約一百八十位教師自發性的聯署行動，對新版評鑑制度提出陳言，希望校方能尊重各院系透過由下而上民主程序，訂定不輕教學、並符合不同學門特色的評鑑規定，而不是執行過度崇尚I級期刊、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連署經發起單位提到校務會議，發揮了「僅供參考」的效果。緊接而來的是通過六年限期升等條款、同學投書報紙被學務主管「約談」、增收延畢生學雜費等等，都在校園裡引發不少異議，都對校園民主看不出有何加分效果。

會有人以「校方和學生是店家與顧客的關係」、「使用者付費」等商業邏輯處理學雜費和住宿的爭議上，但在其他議題上，又強調學生在學校最重要的是學習和訓練、校方和老師都視之如己出等溫情主義。商業或溫情、威或恩的話語權似乎被一方獨占，「民主」成了條件早已被限縮（如同上述「要錢或要命」的強迫性選擇）、沒有太大協商空間的規訓與治理技術的一環，如果不是華而不實的樣版。

我們不妨把討論聚焦在11月12日的校務會議。為了這次的校務會議，一群主要是「師大勞動權利小組」的師生成員與高教工會秘書處人員密集開會討論，搜集資料與查閱相關法令，可說是做足功課，提出「兼任助理納保」、「檢討限期升等條款」與「學生參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等議案，希望能循體制程序進入校務會議討論與裁決。可惜的是，除了「兼任助理納保」一案之外，其餘兩案均在法規會與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被否決，而無法進入校務會議。

否決的理由不外是學生不是專業人士、教師權益的議案不該由學生提、學生不用什麼都管等等不一而足。法規會與常設委員會是否有深入了解提案內容、理由與附件資料，筆者不得而知。但這些否決的理由似乎出自於師生雙方權力不均等，因而話語權被一方所獨佔，提案由一方掌控審查與裁決權，而不是經過實質且平等的討論，因而連進入最高權力機關校務會議被討論的機會都喪失。

這些理由符不符合民主精神，恐怕是有待商榷的。至於進入校務會議討論的「兼任助理納保」提案不僅詳述理由，也附上相關法令與判例，資料充分而周全。提案人為擴大民主參與和監督，事先號召同學到場旁聽，但受到在場老師反對，認為十多位同學進場旁聽會「過於吵雜」，在校長裁示後，有五名同學獲准進入議場旁聽。討論過程中似乎校方與教師代表一面倒地提出質疑、甚至是反對意見。

「兼任助理與工讀目的是學習不是工作」、「學校和助理的關係絕對不是勞雇關係」、「如果沒有納保是違法，怎麼沒有來抓我們」，諸如此類，顯然有違事實與既有資訊的意見不一而足。如果台大學生工會已取得合法地位，學校與助理的勞雇關係亦形同確立，就應所有大學一體適用，否則就會只隔一條街，那邊的學生有合法權利，這頭師大的學生做同樣的事，卻得不到法律保障。

類似相關判例不只一件，證明提案的周延性與適法性。技術層面上要如何實踐當然是另一個重要問題，有待透過民主程序做進一步討論與協商。我們可以接受學生因為幾年的助理工作未投保而影響退休俸高達十數萬嗎？如果我們所追求的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一再透過會議程序遂行不均等的權力關係，我們不論學門專長、不論黨派與族群身分，都不應該讓這樣的情況發生！

筆者必須再強調一次：合法程序並不必然表示正義！法與正義是不同層次的概念：法屬於力量、甚至暴力的範疇，為的是統治，而正義彰顯普世真理，具有崇高的倫理價值。換言之，追求真正的民主必須要能展望正義，正義可以警醒我們檢討現存法律的正當性。

依據筆者個人的專業知能與道德良知，校園民主的真諦除了在於追求正義公理之外，還在於決策者與教育者不把自身擺在知識、權力與道德優位的自省。我們一直強調「知不足而後學」，這樣的醒悟難道不也適用於決策者與教育者自身？一旦我們習慣以一種「模範」或「權威」的姿態出現在學生面前，沉溺於學生的欽羨、崇拜、甚至畏懼，我們複製的將是封閉的想像認同，造就的是一群又一群屈從於統治結構的單面向度的意識形態主體。我們捫心自問，這是我們要的教育嗎？這樣的教育如何頂尖與卓越？

校園民主不僅僅是程序與數據，也不只是形象的問題，更不是強化不均等的權力關係，而應該是平等對話與良善互動。筆者更以為民主的校園的運作不應只依照「治理」、「營運」、「效益」等新自由主義式的原則，而是諸多存有個體共在的校園。筆者樂於見到學生針對他們所關心的議題自主性的提出議案，甚至針貶。能「悅納異己」的民主校園才有可能激發師生的榮譽感、向心力與使命感，對學校永續經營奠定最深厚穩固的基礎，通往一種有靈魂的卓越。

公館老蟾蜍

台北最後的山城眷村　文 / 吳宜穎、陳冠禎

01

在人來人往的公館街頭，一手提著剛到手的戰利品，一邊吸著飲料裡的珍珠，情緒沉浸在時下流行的舞曲，再混雜著四射的燈光，好不熱鬧。公館商圈充斥著學生、上班族、遊客...，忙碌之餘來逛逛，總能解除一天的煩憂。從傍晚開始，就是這裡人潮的尖峰時段。

只是，卻鮮少有人知道，離公館商圈僅幾百公尺遠處，聳立著一座外型貌似蟾蜍的小山丘，而「煥民新村」這個小村落就座落於此，裡頭居住著遷台的退休老兵。雖然只是個小小的聚落，但在那裡，卻有著居民之間的深厚情感，滿滿的人情味，使這個聚落在繁忙的都市步調中，顯得彌足珍貴。

但近年來，蟾蜍山聚落卻捲入土地爭議，部分居民被迫遷出，面對著茫然的未來，居民們議論紛紛，不知這個被視為一生歸屬的家，將會面臨何種命運。蟾蜍山的危機，促使一些人開始重視這裡，自願加入搶救行動，各類型的保存運動也慢慢展開，試圖扭轉可能被拆除的處境。雖然，村落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尚待發掘，但在這個遺世獨立的小聚落裡，改變的力量已悄悄發酵……。

忽逢龐然大物：關於那隻蟾蜍的傳說

傳說中，幾百年前，劉海仙翁雲遊至景美一帶，遠望北方山頭，見一隻大蟾蜍正在危害人民，於是他決心收妖，但用力過猛，雙腳竟陷入石內，怪物被除去後仙人大笑離去，遂留下岩石上的足跡供後人瞻仰，該足跡即為現在的景美仙跡岩，而北方的蟾蜍怪被降服後，變成岩石，就被稱為蟾蜍山。蟾蜍山又稱內埔山、拳山，標高 128 公尺，為台北盆地的南側的丘陵，與觀音山寶藏巖相望。

從清代開始，漢人為了避免與新店地區的原住民發生衝突，於是落腳蟾蜍山，藉著丘陵地形作為農墾的屏障。由於蟾蜍山是南側進出台北盆地的樞紐，為了兵防需要，乾隆時期在此設立了廨署，也是「公館」這個地名的由來，而這裡特殊的地理位置，除了有軍防作用外，也是清代的通南要道。由於台北城位在盆地內，受地形阻隔影響，對外交通不易，且當時羅斯福路亦尚未開通，也因為如此，蟾蜍山旁的較部就成為了新店、景美地區居民往返台北的必經之地，而這條當年的重要路徑，便位於現址羅斯福路四段一一九巷六二弄。

當時景美溪尚未淤塞，仍保有航運功能，水路貿易頻繁，往來船隻紛紛聚集在景美渡船頭，是當時物資貨品的集散地，興盛一時。而附近區域也漸漸發展成市街，稱為「公館街」，但隨著捷運開通，現今的「公館」，已往北位移約一公里，至現在公館商圈的位置。作為公館發源地的蟾蜍山也已慢慢淡出繁華，當年「有錢人用金碗，較差的用銀碗的」的輝煌盛況已不復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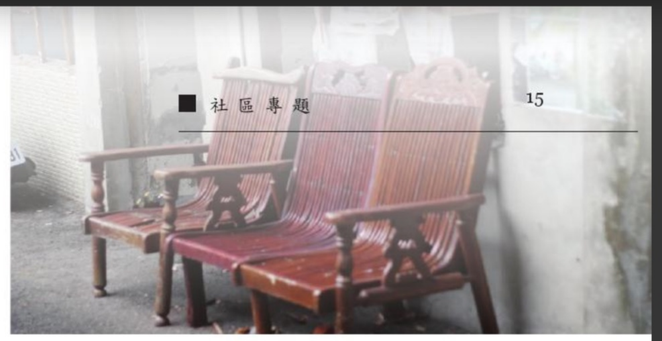
小河、山丘、我的家

蟾蜍山聚落前的馬路看似平凡無奇，但其實下方潛藏著瑠公圳，民國 70 年代加蓋前，眷村婦女會在河邊洗衣服，天氣炎熱時，小孩們也會跳入河中消暑，「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著實了描繪這個小聚落的真實樣貌。

日本殖民時期，由於瑠公圳的優越條件，也因應「農業台灣」政策，在蟾蜍山腳的富田町設立「台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也就是現在的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在試驗所內研發包括糖業、昆蟲、園藝等技術，同時也將「台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遷到此處，以培育農業人才，一九二三年，日本裕仁皇太子也曾來此處視察，這些經歷和後來的台大農學院有頗深的淵源。

光復後，國民政府遷台，而後韓戰爆發、美援注入，美軍在公館圓環設立台北通訊站，並協助國軍在蟾蜍山上建載波台和空軍作戰指揮部，載波台位在山的頂端，一眼望去清晰可認，迎接著每個來蟾蜍山的人。有別於圓山的軍防基地，這裡定位為民防作用。

民國四十二年，政府在這裡建立克難村，也就是現在的煥民新村，將一些離鄉背井的軍人安置在此，除了原本規劃的 39 戶外，因為位在城市邊陲地帶，土地取得較容易，也吸引了許多外地人移入，村落規模也隨之越來越大。這裡同時也是藝人張菲、費玉清的童年回憶，歌手伍佰在未成名前也曾在此居住，各地移民匯集於此，創造了多元融合的社區。



攝影 / 吳宜穎

會呼吸的聚落 充滿「人味」的煥民新村

在走訪煥民新村時，恰好都是陰雨綿綿的天氣，但濕冷的空氣卻也凸顯了這個聚落的清新特質，籠罩在白茫霧中忽隱忽現的感覺，為這座聚落蒙上了一層神祕面紗，整個蟾蜍山散發出一種「人味」，社區氛圍是流動的，彷彿在呼吸。

因為地形的關係，屋舍沿著山坡而建，許多階梯朝不同方向四射，連接著不同家戶，緊密結合居民間情感，在眷村中，居民們互相關心、照應著，就像超商廣告中「全家就是你家」的概念，在這裡，村落就是一個大家庭。村里的伯伯常聚在一起操著不同的口音，聊著不盡相同的話題，到了吃飯時間，鍋鏟聲交雜著飯菜香，原本寧靜的村落瞬時熱鬧非凡，「聞到對面鄰居的臘肉味，就知道年節快到了，還會比拚誰家的臘肉較香呢！」他們笑著說，展現出居民間深厚的感情。

開發密度低 學習與自然共處

蟾蜍山是臺灣少數「列管眷村」與「自力營造眷村」並存的聚落，留有多元台北歷史變遷的痕跡，人文自然景觀非常豐富。而由於開發密度低，蟾蜍山還保留了許多空地，任由植物生長，磚頭間的縫隙，也能窺見一些堅韌的草木生長其中，形成了自然的生態系統，這種生態聚落的發展，和現代都會的水泥叢林有很大不同，人與自然的關係更加密切。

高大的樹木除了提供提供新鮮空氣，也成為豔陽下的大傘，濾掉刺人光線，仰望天空，時不時還能看到大冠鷲隨氣流翱翔，五色鳥的特殊叫聲成為背景，松鼠和其他昆蟲也穿梭在林間。除了自然形成的景觀，每戶門口總會種個幾盆花草，替自家妝點，無形中也替整個社區創造了舒服的視覺景觀，2006 年，「蟾蜍山、寶藏巖與河濱公園地區」被指認為台北市生態廊道示範點，並在 2010 年獲選為生態廊道優先示範區。

遭逢巨變 老蟾蜍遇上枯水期

但這個寧靜的村落，卻因政策更替而遭逢巨變，1996 年國防部頒布「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軍村因轉型和改建而縮小規模，而後又因 1998 年台科大校地不足，聚落東側被劃分為校地，面臨分割成兩半的窘境。國防部為了要點交土地，在 2011 年將 39 戶列管眷舍住戶搬遷到師大分部旁的國宅，但目前除了原有的 39 戶居民搬移，蟾蜍山還留有大約幾十戶的違建戶加上農試所眷戶，是當時從外地來沿坡地而建的房舍。

居民搬遷至他處後，留下的空屋原定在 2013 年 8 月由國防部執行拆除，但在拆除過程中，因涉及文化聚落的爭議而暫緩，且機具開挖至眷村旁的兩棵大榕樹時竟突然損壞，拆除進度因此延宕，「或許這兩棵樹也不捨得蟾蜍山聚落消失吧！」當地居民如此說著。

蟾蜍山部分居民於是成立自救會和「好蟾蜍工作室」，號召各方人士加入行動，成員包含藝文工作者、學生教授、咖啡店老闆等。藝術工作者林鼎傑表示，當初就是看上蟾蜍山聚落的慢步調和良好的生活品質，才會選擇在此落腳，面對未來可能拆遷的命運，他舉辦了居民會議，希望藉由討論，凝聚居民們的認同與共識，開誠佈公說出心裡的想法，讓大家共同為自己的家園努力，「幾十年被漠視的問題，現在要被討論，一定會有分歧意見，需要更耐心的溝通。」

《尼羅河女兒》：電影屏幕上的記憶

除了當地居民開會討論，工作室也舉辦過很多活動，例如攝影展、音樂會、一家一菜大辦桌，以及呱呱菜團等，不僅讓居民聯絡感情，更要讓更多人對於蟾蜍山聚落有更深入的認識。而工作室夥伴在勘察過程中，意外發現蟾蜍山是當年侯孝賢導演的電影《尼羅河女兒》的拍攝地，於是便在去年 9 月，邀請當年拍攝劇組重返蟾蜍山，舉辦進行為期

一週的「蟾蜍行動，鄰里起哄」藝術節活動，清理廢棄眷舍，並透過老照片展示、解說，讓人了解蟾蜍山走過的歷史，是多麼特別且不可取代。

「我的衣服就跟照片上一樣，連戲了，同一條褲子我穿了二三十年。」侯孝賢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這麼說，他與當時的劇組憶起在蟾蜍山拍片的種種，再次重回當時拍攝場景，對比著黑白照片，他認為，蟾蜍山並沒有太多的改變，仍保留著當時的純樸善良。而侯孝賢曾希望將 2013 年的金馬電影學院，設在煥民新村及蟾蜍山聚落，並將題材鎖定在人文關懷，透過歷史痕跡，才能打動觀眾的心。但可惜的是，台科大為了避免爭議，婉拒了此項的邀約。

同是「蟾蜍行動，鄰里起哄」活動的發起人，電影創作聯盟理事長王耿瑜也曾在受訪時表示，蟾蜍山在他的眼中不只是一排眷村，而是個充滿歷史溫度和空間記憶的地方，對於未來的想像不應該只是剷平蓋大樓，而應該是充滿著無限的發展空間。

喚醒凍結的歲月 蟾蜍山不拆了

在各方人士的奔走下，今年七月，蟾蜍山終於在文化資產保存法的保護下，逃離了拆除命運。但針對現存空屋問題，台科大尚未做出最後的決定，這些空屋，已經與紀錄片中那生氣勃勃的樣貌不同，屋頂瓦片掉落一地，窗戶遭拆除，木製的門充斥腐朽痕跡，原本白色的牆也泛黃被藤蔓交織攀住，淋著雨的空屋，有種繁華落盡的頹廢感。

走進廢棄的屋舍，踏著碎了一地的玻璃，發出喀喀聲響，遺留物品散落在一旁，陰暗狹小的樓梯筆直而上。上樓後又是另一種風光，望著只剩外框的窗，遠方都市景色與眼前和洋的村落相映，彷彿正訴說著環境的變遷，地上擺著的是先前在空屋中整理出的物品，從現代用品到古老報刊，透過擺在地上的鏡子，好似還能窺見住戶之前的生活。

因為許多眷舍是居民自力營造的，屋內的佈局不同於平常的屋子，依著山坡建，屋內呈現高低不同的情況，樓梯穿過各個房間，甚至和鄰居之間沒有阻隔，可以經過走廊穿越每一家，也作為鄰里間感情深厚的證明。

對蟾蜍山議題相當關心的台科大學生林逸晟，從去年開始擔任導覽員，希望學生能對此地有更多關心。他帶領我們穿越更多狹窄巷子、樓梯，來到另一間空屋，陰暗的空屋有拆除進行時打掉的裝潢木板散落地上，同樣狹小的樓梯通往二樓，但樓上卻是寬廣的空間，「空屋目前是歸台科大所有，希望能透過思考未來能如何運用這些空間」林逸晟說道，「不應該只是砍掉重建，或許有更多的方案可以執行」。

社區與學生缺乏連結 期盼「老屋新建」新契機

通過文化資產保存法後，拆除行動已經暫停，村落有了新契機，而閒置的房舍則歸台科大所有。有人提議參考寶藏巖，成立藝術基地，但林逸晟認為，「台北已經有一個寶藏巖，不需要再多一個，我們應該從居民的角度和學生需求來思考未來空間的運用」，他說，更何況蟾蜍山聚落並不具相關歷史脈絡，改建成藝術村並不是長久之計。修復老舊房子確實比蓋新大樓花的成本高，但這是歷史痕跡，是一個都市的起源，「老屋新翻」是目前最有可能的做法，只是翻新後要做為何用，現在尚未有定論。

導覽結束後，與另一名也來參與的台科大同學聊了起來，他表示從來沒有注意到學校旁有個聚落，更不清楚他的歷史脈絡和爭議的問題，是透過這次的導覽才對這裡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的確，蟾蜍山對於地緣關係最近的台科大學生來說，已是個陌生的地方，更別說其他學校了。

社區和學生之間缺少了情感連結，即便已經有社團在關注這個議題，並在學校舉辦講座或展覽，但也僅限於少數的人。其實蟾蜍山的位置鄰近台大、台科大、師大分部，林逸晟說道「未來可能也可以將這個地方提供給附近的學校使用」，台科大校方也尊重學生們的意見，希望未來能夠好好運用這個充滿人文風情的地方。

呱呱！ 等待重鳴的老蟾蜍

套用電影《尼羅河女兒》當中的經典台詞「現實的環境，總是逼著我們不停地往前走」，或許也是蟾蜍山的寫照。時間當輪不停地運作，現代化洪流不斷奔馳，這個寧靜的村落也被迫做出改變。「令人感動的是，在討論蟾蜍山時，有人跟我說，不需要把仍居住在此的居民趕走」林逸晟說，「就讓他們住到終老」，他認為，經過這段時間的努力，學生們對於這塊土地也有了情感，有更深的認同與人文關懷。這隻走過兩百多年的老蟾蜍，期待有更多人關注、找回從前的活力，才讓這個充滿歷史的好故事繼續寫下去。

02

一棵油杉 一個社區

攝影／蔡子柔

文／蔡子柔

熱鬧繁華的臺北都市裡，車水馬龍的街道旁，靜靜的，一群低矮、看似與周圍比鄰而建的高樓大廈格格不入的屋舍座落在其中，走近一瞧，屋舍旁充滿綠意，木造的日式建築別有一番歷史風味，原來，這裡是「台灣油杉社區」。台灣油杉社區位於台北市大安區錦安里的金山南路上，更仔細地說，其實就在師大校區的旁邊。

濃濃檜木香 「在地化」的日式建築

這一排低矮、不起眼的建築其實有著說不完的歷史故事，藏著許許多多都市發展的回憶，油杉社區的建築是日治時期總督府山林課的宿舍，這些日式宿舍建築距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了。這群日式宿舍共有五棟半的建築，其中有三棟半是歷史建築，其餘的兩棟則被列為市定古蹟。而開放參觀的就是位於轉角的這棟歷史建築，這棟日治宿舍結構是雙拼雙玄關的建築，穿過庭園推開紗門，一陣撲鼻而來的香氣，原來這是檜木的味道。走入屋內，地板發出喀喀聲響，環顧四周可以發現，這棟房屋全是檜木造的，且這些檜木的厚度都達 0.5 公分以上，屋內彷彿一個歷史隧道，展示著各式的文史、建築介紹與文物，右手邊的房間裡展示著「黑瓦」，在日治時期，黑瓦是日式宿舍主建材之一，而又因為使用位置不同，可以分成鬼瓦棧瓦、雁振瓦及巴瓦。屋內每個隔間都有木頭制的解說牌子，標示目前位於建築物的哪個空間，展示黑瓦的房間是「寢所」，也就是當時的寢室臥房，接著，走到底的地方有一條長廊似的空間，那是「緣側」，就是兩個房間之間的走道。

在充滿檜木香氣與歷史韻味的日治宿舍中參觀之後，不禁想問，這些宿舍是給誰住的呢？原來，這些宿舍並不是官僚式的宿舍或大官的住宅，而是一般平民的建築。在日治時期的官員是有階級之分的，因此他們所住的房子也有階級之分，根據台灣總督府官舍建築標準，分為高等官舍及判任官舍，油杉社區的這些日式宿舍是屬於判任官丙種的宿舍，簡單的說，就是公務員的宿舍，是十分平民化的建築呢。

透過建築，可以一窺當時日式房屋建築的特色與構造，雖然當時日治時期在建造這些宿舍時是採用日本式的風格與格局，但為了因應台灣的氣候環境，因此在建造的手法與房屋的構造上也做了一些改變。台灣的環境潮濕多雨、氣候也較炎熱，抬高的基座是為了避免濕氣對房屋造成影響，增設通風口並在一般窗戶下另開氣窗也都是為了能夠增加空氣的循環對流，以利防潮防蟲。淋雨板的使用也是為了因應台灣多雨的氣候，這些「在地化」的日式建築，展示著日式的建築風格也透露著台灣的風情。

聽建築說故事 老照片呈現歷史

時光荏苒，在台北城市發展的歷史脈動中，這些建築猶如老樹般，靜靜地佇立在這裡，看著城市隨著時光不斷更換的風貌。位於金山南路的這群日式宿舍建築，座落於日治時期的錦町 133 番地，錦町位於台北的東南方，這些建築物之所以被建造在這裡是因為日本人向南發展的緣故。當時，既有的台北城內和城西已是高度發展城市，特別是在城西的艋舺與大稻程一帶，是漢人聚居的城鎮聚落。而日本人基於殖民城市營造的空間隔離原則，區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在城市中的居住與生活區，因此選擇向台北城市的東邊、北邊及南邊發展。

首先，在南門城外因為興建樟腦工廠，帶來日本人的聚集，接著又有第一中學和建功神社的興建，日本人的居住與活動範圍開始向南擴張，之後設置的專賣局帶來大量居民，南門城外開始建築大量供官員居住的官舍、教職員宿舍和眷屬宿舍，金山南路的日式宿舍也在此時被建造。民國 34 年台灣光復後，則是成為林務局的員工宿舍。這些日式建築物也隨著時代交替，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面貌。早期，這些日式宿舍是沒有圍牆的，只種滿了整排七里香，到了國民政府時期，為了防小偷才築起了紅色磚牆，而近幾年由於周圍興建新的高

樓大廈，已有許多圍牆遭到拆除。這些建築物像歷史留聲機一般，訴說著周圍地區的故事，或許當時的房屋與店面早已不復見，但在這裡，許多彌足珍貴的老照片卻配合著文字，將故事重現於大眾眼前。

走進宿舍內，裡頭的介紹不僅僅針對這些日式宿舍，也可以看到周遭街道與聚落的發展脈絡，偶然一瞥，看見了再熟悉不過的字眼–師大，原來這裡展示著的珍貴老照片中，也可以看到 40 年代的和平東路街景及當時的商家，其中也記錄著師大路及師大校門外的故事，才發現，原來一開始，師大路是日據後期的城市內「疏開空地帶」，主要是為了將大範圍的日式木造建築物隔開，類似現今「防火巷」的功能。

一顆樹的故事
珍貴樹種「台灣油杉」

攀出圍牆外的植物枝條透露著一絲綠意，走進紅色大門後，小小前庭種滿了許多植物，而且，在前庭中還有著一棵小油杉呢！解說媽媽說，這棵小油杉是社區中最初的那棵老油杉所留下來的，沒想到竟成功的生存下來，現在已經長到半層樓高了。進入屋內走廊後推開紗門，可以看見在後院有著兩棵高大的樹木，那是已有六十多年歷史的香椿樹，是當初日本人因為懷念家鄉口味而栽種的，但在這些日式宿舍中有一棵最特別也別具意義的老樹，它就是「台灣油杉」。這棵台灣油杉是在一次社區調查老樹的計劃中，被偶然發現生長在宿舍庭院中的，當時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樹種，經過林務局專家的調查後，才赫然發現原來這棵老樹竟是公告中的珍貴樹種「台灣油杉」。

台灣油杉是台灣四大奇木之一，屬於「冰河孑遺植物」，當冰河時期結束後，適應寒冷氣候的動植物走避到台灣高海拔的地區生存，但這棵油杉卻依然充滿生氣的生長在平地，也因此顯得特別珍貴稀奇。台灣油杉同時也是文化資產保存法中指定的珍貴稀有植物之一，但如此特別的物種怎麼會出現在這裡呢？

原來，這棵油杉是日治時期時，由當時一名居住在宿舍中的山林課技師豐宅風先生所栽種，這棵樹迄今已超過 80 年。然而，這棵台灣油杉對於這個社區還有著更重要的意義，正因為它的珍貴，這些日式宿舍群才得以被指定為歷史古蹟，予以保護。

不怕高樓取代文化
勾勒社區營造藍圖

隨著時代變遷，城市發展的脈動不斷改變社區聚落的風貌，自民國 90 年代左右，有許多老舊房屋逐漸被拆除，改建成新的高樓，許多日式宿舍也被變更為建築用地，這些原有的社區聚落房屋，逐漸被高樓大廈所取代。面對這些日式宿舍可能被拆除的命運，當地居民開始意識到保存日式宿舍古蹟的使命，於是居民對社區議題的關注由對樹木的保護提升到對古蹟的保存。

在訪談過程中，講解人員提到，一開始由於國小學區問題，使得錦安里居民開始有了密切聯繫與共同努力的事情，而在該次問題解決後，居民間凝聚力依然存在，並持續關心社區中事務與議題。油杉社區周圍的地區原本有許多日式建築，這些土地與房屋原隸屬於國產局，但由於近年來的土地開發，新蓋的高樓便逐漸取代了原有建築和樹木。

現在的錦安公園，是拆除了一棟半的日式房屋後，才促成的空間。眼看著原本熟悉的家園與綠地逐一被開發、消失，居民們開始共同努力，爭取保留日式宿舍群，同時也希望將植物與綠地保留下來，維持良好生態環境。

在推動保留運動的過程中，經歷了學者們的會勘、公聽會及市政會議等等繁瑣程序，終於讓總督府山林課宿舍群，被台北市政府公告為市定古蹟及歷史建物，免於拆除的命運，老

攝影 / 蔡子柔

台北的故事與記憶也得以保留了下來。民國 93 年 5 月，社區居民成立了「台灣油杉發展協會」，以促進社區發展、增進居民福利、團結互助之現代化社會為宗旨，並以古蹟、文史、生態為社區三大特色，持續推動社區營造。目前，由於這些日式宿舍受到保護，因此也有較多的經費和資源可以作為古蹟修護與簡章製作之用。油杉社區的五棟半日式宿舍建築中，目前只有位於轉角一進來的那一棟，在每個星期六下午兩點到五點固定開放參觀，內有許多介紹與關於油杉社區的簡章。

過去，現在，未來

台灣油杉社區協會也常會不定期地舉辦講座與活動，並舉辦志工的解說培訓課程，希望有更多人來了解這個地區的歷史、看看豐富的生態。在管理方面，社區媽媽說，這些建築與土地屬於國產局，但管理權是屬於林務局，因此林務局有安排四名替代役住在其中一戶日式宿舍中，平時會在這些日式宿舍附近巡邏，並負責宿舍的管理與鑰匙保管。未來，社區居民希望拆掉紅色磚牆，重新種上綠色樹木，恢復日治時期的前庭後院景觀，也希望將整排宿舍的後院打通，不再有圍牆。但目前一切都還在規劃與討論中，也許假以時日，我們就能見到這些日式宿舍的另一番風貌。

在談到社區與師大間的連結時，社區媽媽說，當初在爭取日式宿舍與大樹的保存時，師大也有數名教授參與其中並協助爭取，在居民眼中，社區和師大之間的關係是相當緊密的，且從整體景觀上來看，師大校園中的綠樹與油杉社區的大樹亦連成一片綠意。除了地緣位置臨近，師大許多課程研究與參訪都和油杉社區合作，油杉社區的這些解說媽媽們也都很樂意為來參觀的學生們講解。

這條時光隧道，帶領我們一窺日治時期至今的地區變遷，這些建築就像活生生的教材，一點一滴地透露著時代的故事，從一棵樹的發現，勾勒出社區營造的藍圖，我們看見居民為了所愛的家園與環境努力著、守護共同記憶與價值，賦予了這個地區更多力量與凝聚力。

攝影／王瑞倫

03

捍衛都市的時代記憶：

台大城鄉所推動寶藏巖保存運動

文／袁至誠

夏日的午後，台大城鄉所的劉可強教授坐在研究室的工作桌前，娓娓道來寶藏巖和台大城鄉所的共同歷史。在寶藏巖進展的一路上，台大城鄉所一直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劉可強說，「對於寶藏巖而言，我們城鄉所的角色大概分期吧，早期像是一個倡議者，我們去倡議應該保存它的價值在哪裡；中階段應該算是一種技術的介入，就是很多要把它保存下的技術，很多法令法規要突破；後段應該比較像陪伴者的，我們成功讓這些老人家繼續留下去」

寶藏巖劫後餘生 藝術村概念萌芽

「你對待任何的歷史保存，他應該是一個活的，不應該是一個死的，放在博物館，至少從我們的角度，建築應該是活生生的在一個社區裡。」

從寶藏巖走出來，過一條馬路就能夠看到台大城鄉所。早在二、三十年前，許多附近學校的學生在寶藏巖租房子，間接讓教授們也得知了寶藏巖的存在。在李登輝任職市長時，某日經過福和橋，注意到了寶藏巖的違建，便告訴身旁隨從：「拆！」並打算將該地另設河濱公園，得知這個消息後，城鄉所的教授們認為不應該這麼粗暴地就把它拆除，因此發起了一個學界的歷史保存運動，也就開始了台大城鄉所和寶藏巖從此密不可分的關係。

經過多年的保存運動後，終於在馬英九當上市長時，正式簽字讓寶藏巖保存下來，但因是以公園的方式保存，法令僅保存建築部分，預計把原住戶遷出，因此，城鄉所的教授們緊接著遊說當時的文化局長龍應台，最後讓寶藏巖成功轉為文化局業務，而文化局也順勢委託城鄉所以保存居民為原則規劃寶藏巖，藝術村的概念也在這個時期萌芽。

住戶、藝術家與青年旅社的三角關係

「原來的寶藏巖，本身就是一個自然的社區，不是一個好像老人養生村的樣子，因為他什麼樣的人都有，所以要讓他回到一個比較自然一點的狀態」城鄉所的規劃，是將寶藏巖切成三個區塊，分別保存原住戶、進駐藝術家和設立青年旅社。藝術家進駐方面，藉由評選，希望挑選出一些能夠利用寶藏巖獨有性質的人，確認藝術家選擇進駐寶藏巖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和原住戶有所互動，甚至要和原住戶共同創作；而青年旅社部分，則是希望能透過提供年輕人廉價住宿，進而讓他們和住戶發展出關係。

儘管在規劃上相當健全，實際進行時依然遇到許多挑戰。為了要讓原住戶繼續合法的住下去，原本的違建勢必要進行安全性考量的整修，整修過程中，原住戶的安置便成為一大問題，經過多種方案的討論，城鄉所決定以從未有過的「就地安置」方式進行，通過層層法律關卡，締造先例，在地興建中繼住宅，維持居民原有的鄰里網絡。

保留歷史記憶 創造新的未來

「現在我們應該是又進入到一個重新再次倡議的角色，倡議藝術村、青年旅社，讓一些老人家住在那裡，這裡的未來到底是怎樣，要有人出來想」多年後，寶藏巖藝術村規劃完成，城鄉所依然持續關心原住戶，陪伴住戶外，定期在寶藏巖內播放電影和辦報紙，定期聚餐一起吃飯，了解住戶的想法。

自從完成修復再利用的計畫，城鄉所便將經營權委交藝術村接手，他們階段性的參與也就告一個段落。但城鄉所還是繼續在為寶藏巖的發展努力著，希望這個地方最終能發展成中繼性的社會住宅，且規劃相關辦法、指認進住的資格。

「我們做很多跟保存相關的計畫，從寶藏巖學到的，重點就是強調原來的使用者在這個環境裡面如何能夠繼續保留，或是讓他有新的一種可能性。一個城市不是為了某一種階層的人存在，他是為了廣大的所有人存在，這城市的功能是包容性的。」

劉可強說，「我們最大的貢獻應該是保住一個歷史中的片段，寶藏巖作為台北市近代戰後的一段歷史，城市的發展，包括人，什麼樣的人跑到這裡來，他為什麼會佔住這裡，這段歷史的保存，應該是台北市的多元性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04 隱身城市中的另類美學

寶藏巖傳承歷史情感

文／王珮倫

位於公館的寶藏巖社區，除了退休老榮民及城鄉移民外，也提供北上求學莘莘學子的租屋需求，錯綜複雜的屋舍，造就現今寶藏巖蜿蜒曲折的小徑與綿延不斷的階梯。目前，寶藏巖被指定為歷史建築的聚落，這裡要保存的建築是「家屋」，而「人的記憶」則是所要保存的文化地景當中最為重要的。

寶藏巖社區曾因違建情形嚴重，歷經政府強制拆遷、住戶安置與現地保存等爭議，幸好在經過台大城鄉所的爭取後，與政府達成了就地設置「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的共識，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的成立，讓人們認識、了解、再創造，體會一個動態的文化發展歷程。

年輕藝術家情定寶藏巖 享受平凡中的快樂

回想當初申請進駐寶藏巖的過程，王琳和廖筱涵兩位駐村藝術家笑著說一切都是緣分。當時因為曾經擔任寶藏巖志工的同學特別推薦這個場地，任職前總監的老師也鼓勵學生申請寶藏巖「微型聚落」（以下簡稱微聚），加上製作畢業展覽急需空間，而學生身份無法負擔成本太高的場地，便決定來寶藏巖試一試，沒想到這一待，就是三年。

王琳笑著說，「當初是畢業計畫，想說一年就結束了，單純實驗性質。」待磨工作室 Demo Studio 結合展覽、寄賣、表演平台，致力於推廣素人創作者的藝術理念，這三年舉辦過大大小小的展覽，透過時間的累積產生對社區的認同感，因此決定未來繼續待在寶藏巖。廖筱涵表示，「剛開始駐村幾乎跟社區沒什麼互動，加上我們個性本來就比較慢熟，一開始學生當然就關起來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忙畢展啊，後來也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慢慢認識鄰居、鄰長詹大哥、和村子裡的阿姨們。」王琳也說，「我們辦展覽都會約居民上來，但很難啦，居民大多都待在社區，藝術家都待在藝術村，頂多遇到時間話家常一下。」

但後來因為長期駐村，讓兩位藝術家有機會參與藝術村和社區發起的活動，才慢慢認識居民，而有了進一步的互動。每兩個月舉辦的「一家一菜」是社區的大活動，居民和藝術家各自準備一道菜，在社區前空地吃飯、聊天。廖筱涵說，「原本藝術家都有準備菜或是飲料，到最後都沒了，因為根本吃不完，東西太多了！」王琳也笑著說，「而且我們什麼都不會煮啊，他們煮一大鍋綠豆湯超好吃的！」

透過各種活動微聚藝術家之間也更加認識彼此，偶爾會互相串門子，聊聊彼此最新的工作坊或是將來合作的可能性，微聚藝術家們也有共同的 LINE 群組互相聯絡。但短期駐村藝術家與微聚藝術家、居民之間就較少互動，廖筱涵表示，「但還是有很多短期藝術家會非常積極訪談，進一步了解居民和寶藏巖生態以便激發創作，所以其實要看藝術家的個性。」王琳也說，「最大差別是他們（短期藝術家）以觀察記錄為主，我們（微聚）是一起居住生活，大家吃喝在一起，所以不太一樣。」

聊到在寶藏巖面臨到的困難，兩位藝術家大笑著說，大概就是「生態豐富」和「下雨天」了吧！由於寶藏巖地處山坡地，青蛙、馬路、蜈蚣、老鼠都是常客，偶爾還會看到蛇出沒在工作坊。廖筱涵說，「這邊的蚊子超大一隻，被叮到的那一下超痛的！」王琳更補充，「這邊的螞蟻大到超可怕，掉到地上還會聽到咚一聲。」所有藝術家最頭痛的是下雨天，由於房子主體結構的關係下雨天時常漏水，加上房子是依著山坡地建造，陡峭的樓梯在下雨天時就會變成一座座小型瀑布，「就像泛舟那樣！」王琳笑著說。

雖然寶藏巖地處偏僻，人潮不是很多，但兩位藝術家表示並不會刻意多點宣傳，畢竟寶藏巖的定位，本來就不是商業宣傳重地，而是藝術家與居民共生的聚落，因此會選擇微聚或是駐村的藝術家，都有以居民為優先的觀念。訪談最後王琳笑著說，「好久沒吃到阿姨做的窯烤麵包，我來傳 LINE 問她什麼時候麵包出爐！」寶藏巖共生聚落的種種經歷是外面工作坊無法理解的，和居民一起煮飯、種菜、拔菜，這些生活的平凡小片段造就這個藝術村的獨特性。王琳笑著表示「每次要上班時，我都說我們要上山了喔！」這些別人眼中可能看起來是很奇怪的工作地點，卻只有真正居住在裡面的人，才能理解其中簡單的快樂。

藝術家與居民 都是一起生活的「鄰居」

針對異居共生設計，詹智雄說，「生活確實會受到一些影響，以前可以打個赤膊就出門，現在都會不好意思了，有時候也會遇到遊客迷路走到居民家裡，但後來製作紅色門牌標示主家林家後就還好了。」

攝影／王珮倫

許多人會詢問藝術家進駐是否會影響居民，但詹智雄反而笑著回答，「怎麼都沒有人問居民會不會打擾到藝術家呢？」他進一步指出，「異居共生這個理念不是以居民為主，也不是以藝術家為主，而是將居民與藝術家都視為這個聚落的一部分，不要分誰是藝術家誰是居民，應該說我們都是鄰居，一起生活在這個村莊，如果大家都對異居共生這個概念有共同的認知，就不會有誰打擾到誰的問題。」

短期藝術家因為駐村時間太短不容易和居民有互動，而微聚藝術家雖然有較多互動，但在藝術推廣上仍與居民有段距離，微聚藝術家通常在辦展時，都會邀請居民一同參加，但居民常因時間難以配合，或是下班後想休息，導致參與度普遍不高。

詹智雄表示，「居民不是藝術家，你沒有辦法要求他有藝術的審美觀，他有想要參與的熱情就不錯了，與其讓居民了解藝術家，不如讓藝術走進生活。」他認為在選擇駐村藝術家時，應該考其創作型態是否有辦法深入社區生活與環境結合，優先選擇環境藝術家，「讓藝術走進居民的生活，讓居民看得到，感覺得到，藝術就不會是那麼冰冷的東西，而是透過藝術讓生活變得更美好。」

由居民成立的寶村文化協會以社區前的空地「寶窩」為基地，正積極籌劃開辦雜貨店，將來交由居民營運，除了販售居民自豪的料理炒米粉、貢丸湯等，也提供日常用品，希望藉由雜貨店的成立讓藝術家可以常來光顧，進一步凝聚藝術家與居民之間的關係。

居民曾像「比較近的遊客」與藝術村脫節

有關寶藏巖異居共生的理念，寶藏巖總監黃文彥表示，一開始在執行上困難重重，例如遊客車張西望，甚至闖進居民家裡拍照等等。他說，因為藝術村和家園的角度並不一致，導致遊客控管十分困難，藝術村需要一定的遊客數量維持經營，但家園卻希望控管遊客數量避免干擾。這是一個全新的實驗性藝術社區，只能透過不斷磨合、修正、從錯誤中學習。黃文彥進一步點出居民與藝術村脫節的現象，他說，「混種現場」是藝術村舉辦的前衛實驗性質藝文活動，內容包括聲音影像、新媒體、數位藝術，是一年中最熱鬧的活動之一。去年活動前夕，他挨家挨戶到居民家送月餅，邀請居民一同參加活動，並拜託居民諒解活動的吵雜。他指出，「覺得居民好像只是住得比較近的遊客。」有了這次經驗後，他開始思考居民與藝術村之間的關係。

有鑒於此，今年燈節，黃文彥大膽嘗試邀請居民一同參與創作，沒想到居民得知消息後卻非常緊張，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完成作品，更不用談和前衛藝術家一起展出了，黃文彥說，「其實我也沒有把握，但我覺得即便沒有最終的結果，過程還是很重要的，藝術村和家園對話是必要的。」當這個構想被確認後，外部力量開始進來幫忙，包括台大城鄉所同學和駐村藝術家們，都開始協助居民繪圖、完成創作。

於是，今年燈節除了藝術家作品之外，也有居民成果，居民的創作「寶村點燈」是目前唯一被保留下來的作品，而問卷調查中，遊客的正面回饋也帶給居民成就感，使活動格外有意義。黃文彥笑著說，「今年我忙到忘了挨家挨戶說抱歉，但事後想想也不需要說對不起了，因為這次的活動是由藝術村和居民一同努力形成的。」他更分享今年邀請八十八歲的胡伯伯參加演出的趣事，由於他家就住在活動場地寶藏巖標誌地點「歷史斷面」上，便直接從家裡走出來開場，胡伯伯事後開心地說，「好多人來聽我的演唱會！」

透過生活需求串連、資源重新調配，黃文彥希望能將藝術村與家園做更緊密的結合，他指出，「異居共生不是一個結果或是答案，而是一個方法，我們不是為了打造藝術村，而是希望藉由藝術的方法實現共生聚落，讓寶藏巖成為都市再生的典範。」

印象・青田 05

文 / 賴曉瑩

那條街就如同那美麗的名字般，
鬱鬱蒼蒼，一哇哇耕讀的故事。

攝影 / 賴曉瑩

在當代資本主義情境之下，都會地區的人們與空間的關係建立時常是僅只於消費關係：在消費模式的一次次進程裡，我們聽說，我們移動，我們消費，然後我們再移動……。

如浪潮般的人們受限於求學或者工作而強迫遷徙，浪打岸般的異地生活，除卻以地緣關係維繫，也因著他者與自己交互作用的地理想像而限制或者開展——摩登時代底下的人地關係真空，我們圍繞著生產與勞動所生的引力運轉不休。

高度工業化與加劇的都市化使得人們在慌亂失拍的節奏中暈眩，太多茫然卻因此不斷督促著我們向前：考高中、讀大學、就業……甚至就連飲食、休閒都不過走馬看花，點到即止。

當代社會主體與客體分離，都市場景徒具空間上破碎幾何圖形的樣貌而失卻意義，地理學家 Edward Relph 曾言：「在某個地方有根，意味了擁有一個安全地點，可以從那裡觀望世界，牢牢掌握自己在萬物秩序中的位置，以及對某個特殊地方有深厚的精神及心理依附」而無根的我們只是在鼠籠的跑輪裡往復漂浮。

作為生存的充分條件

在一份簡易的問卷裡面，抽樣結果推測約六分之一的師大學生對於青田街毫無聽聞，約三分之一的學生未曾造訪，約六分之五的學生可以大致描述青田街所在位置以及其人文歷史意象。

環繞在師大和平東路校區的街廓其實充滿著歷史人文氣息，溫州街與青田街有日治時期民國初年大學教授的木製舊宅以及現今的畫廊與工作室經營，麗水街上則有唐裝與文創紀念品商店，永康街與金華街的巷弄則處處是等待發現的個性咖啡店……。

然而，當我一一瀏覽線上問卷結果的時候，腦中油然勾勒一幅下課後蜂擁向師大夜市的場景，惟獨零星的三五人群或往公車站而去，或往人群更遠的反向行進。彷彿慣性般的作息限制了人們的生活經驗，作為生存充分條件的空間在消費中異化，限縮的移動路徑正諭示人們窄化的人生。

Pandora's box 留下的希望正是想像在人類內外具備發揮效用的表現，相似的多重作用與辯證同樣也在人與空間之中。人們固然對時間的改變與察覺只能是無力與後覺，然而對空間的主宰卻是充滿挑戰與實踐的可能，因此我們期待藉由這般書寫為人們重新找回人地關係做好前置準備。

文本勾勒

欲雨的午後漫步在青田街，街廓的模樣似乎因著陰鬱的氛圍以及走避的行人而顯得自在真實。我們頻頻駐足為其顏容攝像，目的在為這所自稱正常與典範的學校以接近真實的語言找回應有的人地關係。

要找到適足的語言來勾勒其輪廓其實困難，尤其是在緊鄰溫羅汀一帶的區段，書香人文與列入古蹟的日式宿舍早已司空見慣，街區的特性要在此顯露依靠的是流動的精神而非地標。城市作為人類文明與書籍等齊重要的文本正在於建築上歲月的刻劃與轉變，那是只要行經稍有留心便可享得的樂趣，然而精神的追尋需要長時間生活、對人與地的各式觀照與寄心。行在巷弄內，面對那些悠悠蒼蒼佇立於此數十年的欅仁樹，我們某不住為今天的訪旅感到心虛與焦躁，厚實的人文素養從來都不是我輩這些目的論者一蹴可幾。

2003 年以來，青田街居民以「老樹生在老屋中，護樹必須先護屋」的概念，提報青田街巷弄內數棟日式宿舍作為古蹟審查，合力拼湊出青田街從日據時期以來的歷史發展輪廓。青田街區建築發展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日據時期，當時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與台北高等學校（今台灣師範大學），聘請許多日本教授前來任教。

教授們邇在地勢較高的青田街集資購地建屋，營造出一片日式聚落群；第二階段則是 50 至 60 年代間，部份日式建築被改成四、五層樓高的公寓；最後一階段則是近 15 年的「小豪宅風」，旗新豪華的大廈一棟一棟悄悄出現（註 1）。

正如同在台灣多數老屋老樹的命運，青田社區的居民們不斷與時間賽跑，搶在破壞性的再開發發生之前保留日式建築與宿舍，並且透過故事的傳遞延續街區歷史記憶與文化價值。

簡樸的建築本來多因年代久遠而多為傾頹與荒廢樣貌，但透過台大的委外經營，以及其後接連而來的老屋翻修再利用計畫，青田街的文化保存運動不僅只停留在冰冷冷的古蹟維護保留上，更進一步與藝文活動、文創產業相結合，如活水般帶來更多的人潮與生機，使得多元的思想在此處交互激盪。

如今，綠蔭與木造房屋交映的巷弄內不僅有思古之幽，更還有從畫廊、工作室、咖啡館傳來的笑語聲。旅人與尋找安身立命的嗜藝文者紛紛以各式樣態流連，青田從前那耕讀的印象轉為書寫，經營與傳承所有承載於此的光陰。

耕讀於斯

星期天的早晨，當多數台北人還在夢的邊際半醒，整好了裝，信步往青田街七巷六號的位址行進。青田七六是現在人們在口語中相傳的名字。陰暗的天氣裡門口透著微微黃色光暈，各式花草還有在熱帶地區秋季依舊翠綠的老樹，襯著這靜謐典雅的木造建築。

1931 年，由日本教授足利仁建造了這棟和洋混和型態的建築，作為在此地任教的安居之所；二次大戰結束後，則由台灣大學地質系教授馬廷英入住。多年後，馬家搬遷，保留下的宅第則由黃金種子公司接手修復，提供古蹟維護與導覽，同時供午晚餐給遊人們在室內一發思古幽情。

多數遊客絡繹不絕的景點總讓人免不了俗濫之感，歷史導覽幾乎劃一去除了個人性的記憶與在地脈絡，而遊人總是來去匆匆，惟獨透過鏡頭留下幾張堪稱到此一遊的照片——然而，周日上午的青田七六彷彿是將活生生的歲月再度上演了一回。

花白頭髮一身唐裝裝扮的老年人正佇立在房屋門口的觀音竹旁，那十足書生氣息的舉止言談，開啟了這房子的時光之門——這說得口沫橫飛的老人正是亮軒，知名作家馬世芳的父親，台大地質教授馬廷英的兒子。我們隨他的眼光在園子裡來回逡巡，也在屋內外仔細找尋所有關於往昔的痕影。這隱身在七巷六號的宅第忽然似活起的說書場景，歷史的人物一個個透過他的話語躍然眼前。

擇居大隱

一次百無聊賴在巷弄中徘徊，意興闌珊地步入掛著「大隱陶集」的公寓一樓。木製的櫃架與桌子上擺放著幾件溫暾的手捏陶器，或藍或白，沒有等待亦沒有圖企，自在自適。顧店正盯著電腦螢幕的女孩正是店內作品的創作者，清秀短髮與柔和神情與方才所見的作品相容相合。我們隨意閒聊起來，談這店家的前世今生，談社區的歷史人文與社會現況，談夢想，談同業競爭情況……。

土有土的性格，陶藝就在找到性情相合的水土——她談起陶土時候的眼神到現在依舊深深烙印在腦海中，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什麼語言的組合足以描繪青田街，那想必就是這午後女孩談土的故事罷。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對於各式產業來說，青田街終究並不是一個全然理性者最佳的經濟抉擇：缺乏大量的消費人潮，也未必有高利潤定價可收，甚至就連產品、店家曝光度都幾乎是低得可憐——但站在一個以文化為名且尋求實質如是治理的情況下，上述的要素都不應該成為擇落角處的充分必要條件。

大隱陶集的負責人孫瑞玲便表示，在人車稀少的巷弄內正是他所偏好的清幽寧靜，還有著承襲歷史的書香人文氣息；除了店內展售自製陶器，另也有開授手作班，期待透過與社區居民或者附近學生的互動，讓大家對陶有更多的認識與接觸。簡樸的食器以感受手作的溫度——這不僅僅是大隱陶集擇居在此的目的，更是長久以來匯聚於青田街那出世入隱的朦朧氣息。

舊城公寓

秋季約莫五點十分太陽便已西下，踏出大隱陶集時右側樓梯那微微黃光的招牌更顯溫暖明亮——Zeelandia Travel &Books，一個穿越近四百年時光以及來自南國之都的名字。

我們循著舊公寓狹窄的樓梯而上，二樓門戶裡正是別有洞天的旅人書房，小巧空間裡盡可能安排了所有自己對旅遊的獨特看法，臨窗的的地方還保留了一排座椅，做為複合式咖啡廳的客席。書店的主人 Vienne Chang 留著一頭典雅短髮，配上素樸俐落的洋裝正在處理例行公事。他說書店的業務繁多，關於想說或者我們想知道的全都寫進了《書店本事》（註 2）一書。

「基本上會逛這種小書店的人，通常不是盲目地來找什麼，而是有特殊的目的。」書店裡零星的客人就彷彿 Vienne 在書裡的一段話般，各得其所地享受著午後的茶與糕點，以及閱讀時光。我們在稍加瀏覽後緩緩步離這隱身公寓的老城 故事，一面玩味這一間隱身在都市裡以旅遊作為主題的書店——漫遊者與旅人，實在是再契合不過的奇妙組合。

一隅市集

收稿日這一天白天龍安里舉辦了難得的二手市集，一方面期待能將物品流通與再利用，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藉機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市集的地點是新生國小沿青田街的人行道，一早便已熱熱鬧鬧擺好了攤且聚來了人群。

琳瑯滿目的攤商不只有附近家庭的二手出清，還有更多來自或遠或近的年輕人販售他們自行設計與製作的生活小物，從髮飾到購物袋，從果醬到小糕點，應有盡有。熱鬧的人行道恍惚讓人忘了這裡是青田街，又或者這才是居住在此的人對於青田街的嚮往——有別於總是人跡罕至靜謐孤獨的街道印象。

繁忙的都市遇見難得的節慶與特例，人們彷彿唯有在這時刻才得以坦承地面對自己：孩子們歡笑、家長們鼓掌、街坊鄰里在相遇的時候親切問好……。彷彿所有人們以為的都市冷漠與病態都未曾存在，時空又再度回到人作為主體與環境交互感知的自在自適。

在街區的小市集所扮演的功能正在於此，不僅藉由人潮帶動空間的活絡，同時舊空間本身也因之賦予期多功能與不同的想像，人們透過如此 的互動得以在都市枯燥的生活中獲得喘息，生機也才得以繼續存活於都市生活之中。

後現代性狀況書寫

透過閱讀對一個街區的描摹，對於具想像力的人們來說，幾乎已經為此街道刻劃下了大致的印象，這也是之所以常言書寫得以豐富人生之故。但在後現代的境況裡，書寫彷彿還被寄寓著更多的可能性：像是重拾人與被書寫對象之間的關係。

就如同問卷調查裡面近半數人所提及，師大設計系館以及藝術史研究所皆位於青田街上，而青田十六更權屬校方的的展覽空間——然而，多數人卻鮮少踏足此地，甚至對此一切無所聽聞。在消費主宰空間經驗與關係建構的當下，幾乎未能建立消費經驗的空間便注定了對空間感知與互動的缺乏，甚至就連頻繁消費的所在也因此使得兩者的交互關係平面化。

倘若我們套用馬克斯的說法，是否不僅指人們受到異化，且空間也進一部受到人們的異化？疏離冷漠讓我們失去做為人的價值追求以及目標，在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的時代，緩慢生活步調的不合時宜，為的是抵禦逐漸流失的記憶與價值，以及情懷與溫度的保留——感受日常生活的每寸每刻，並且有所發自內心的自然回應——也許就像是從步履青田街開始，一個暖暖內含光的時代，一個無垠包容的場域與不斷綿延接續的故事。

註 1：《派上點史・青田街》，臨水堤，天下雜誌 511 期
註 2：《書店本事——在地圖上問權的閱讀基空》，李田文創，遠流出版，2014

師大夜市，你還好嗎？

文 / 林宇萱、蔡佳珊
攝影 / 江冠均

2014年8月，新北市永和樂華夜市因環境髒亂、部分店家違法設置，居民安全及居住品質受到侵害，導致組織自救會大肆撻伐，並希望政府可以積極有所作為，還給他們一個良好的社區樣貌。事實上，大家一定還記得，這樣的景況也曾發生在你我周圍。

2010年，位在文教區地段、有雙捷運新店淡水線（現為新店松山線）通過的師大夜市，因為台北市政府不當行銷與鼓吹，造成店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形成大規模聚集經濟。

根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條例》，合法經營區域只有「商一特」，其他地區都屬住宅區，因此，部分店家屬於違法店家，並不符合政府劃分各里範圍及商業使用的規範。然而，就算是合法經營的店家，在師大夜市人潮增多後，房仲業者開始炒作房價，造成熱門地段土地租金飆漲，致使合法店家不堪負荷，不得不低頭遷出。

事隔兩年，在風波過後，師大夜市早已物換星移，我們再度走過巷道，尋訪在地人士，抽絲剝繭各立場看法，為大家做最原始的呈現。本次我們訪問了龍泉里里長龐維良、古風里里長孔憲娟、師大三里自救會會長劉振偉、古莊里里長候選人簡銘宏、已遷出師大夜市店家希臘左巴老闆Sergio、雙魚坊會計張芳菊等，來和我們談談他們心目中的師大夜市。

人潮帶來錢潮？垃圾太多不堪負荷

師大夜市起飛，迎面而來的就是環境污染問題，人潮一多，垃圾就來。舉師大路39巷巷口垃圾桶為例，每到深夜，垃圾量總是無法負荷，遊客在路邊隨手丟棄手搖飲料杯和塑膠袋更是造成居民困擾。

古風里里長孔憲娟表示，「師大是老人為主所組成之社區，早上五點公家清潔隊開始清潔，造成睡眠質量的不必要打擾。」她說，嚴重時，整條龍泉街都是垃圾，垃圾桶的設置也是很大問題，其他里長曾提出想在區內增設垃圾桶，但卻怕遭人投訴，因為這些垃圾桶根本消化不了觀光客帶來的垃圾量，除非清潔隊每半小時清理一次，否則垃圾桶很快就會溢出來，整個夜市像是垃圾場一樣，且觀光客拙劣所製造的廢氣也威脅居民的健康。

她認為，龍泉街滿地垃圾，但店家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古風里一向以文藝氣息薰陶為榮，然而，擴張後的師大夜市，氣息逐漸消散。孔憲娟說，在清查里內空地後，部分屬於台大校地的區域，現已改造為停車場，而師大校地，則改建為宿舍及英語研究所使用，那些土地原為日式軍事建築，但清查後未規劃的空地卻如破窗效應般，垃圾堆積成山。

孔憲娟說，「我也不知道那些垃圾從哪裏來的，臭到要死，喜歡貓的人就扔貓飼料，不喜歡貓的扔毒藥，真的會嚇死。」每年三、四月，她總是接到住戶電話，希望她能前去消毒，但她認為這只是治標不治本，根本問題沒解決，無疑是惡性循環。

2011年，三里居民成立師大三里自救會，希望能督促政府趕快解決問題，自救會會長劉振偉激動表示，「你會不生氣嗎？早上人家做運動的地方，卻是滿地垃圾，而居民想扔垃圾時，卻因夜市人潮過多，擠了二十分鐘，好不容易終於出了夜市人潮，垃圾車卻早已開走。人們喝酒喝到早上，醉臥沙場君莫笑，他們睡在現在的兒童公園裏面，喝到滿地都是酒罐！」

古莊里里長候選人陳車華也接著補充，「我們師大公園公認是全台灣最髒的公園，所有清潔隊一開頭派去的就是區公所的菜鳥，因為也只有不清楚的菜鳥才會來到這裏。」走過師大夜市，不難發現在固定路道轉角設有印有白字「台北市政府清潔垃圾桶」字樣的藍色垃圾桶，凌晨後垃圾溢出之景象，著實令人看得瞠目結舌。

師大夜市動ㄎ動ㄎ 居民徹夜難眠

熱鬧的人潮，帶來不只是龐大的垃圾量，店面音樂擴放、叫賣聲、遊客如織，你一言我一語加乘下來就是分貝噪音。孔憲娟說，「九點以後社區恢復安

靜，然而店家吵到十二點，甚至一整夜，能受得了嗎？附近住戶能忍就忍，不能忍就搬走。」她說，古風里居民在這兩三年間，晚上都不能好好睡覺。

對此，自救會會長劉振偉難掩激動地說：「太太小孩在那邊快瘋掉，圍滿的人聲吵雜，三萬人在街上走來走去，早上或凌晨，你應該看過這棟房子(vinovino)，門口就是兒童遊樂圍，明明叫playground the children，現在變成night club金屬音樂，聲音大之外，還有人在外面喧嘩，吵到早上兩點！」

不過，對於噪音，古莊里候選人簡銘宏卻有不同看法，「我不認為生活品質是一個問題，自救會不喜歡就把它弄掉，反對的時候，都會說他們收到很多居民的反對。」他指出，自救會曾提過一個案例，表示有一位北一女高三考生覺得商圈擴張很吵，讓她讀不下書，而要關自殺，但這件事究竟是真是假，沒有人知道。

「夜市」可營業到幾點？居民、商家各有立場

營業時間可說是師大夜市爭議的主要緣由，龍泉里里長龐維良指出，「民國七十幾年，這個區域是以推餐車攤販型為主，屬於臨時聚集形式。往昔師大公園外都很多此類型的攤販，興盛期曾在公園外圍有將近兩百多攤。以前這裡叫大安夜市，它的主管機關是台北市政府市場處，領攤販臨時集中場照，早上叫早市、下午叫黃昏市、晚上叫夜市。」

「雙魚坊」會計張芳菊則說，「以前營業到凌晨兩點，可以做夜貓子的生意，經過政府關切並與居民取得共識後，現在只能營業到晚上十一點。」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中，部分龍泉里區被台北市政府畫分為「商一特」，原本只是提供當地居民之所需的夜市，卻因政府為了推廣觀光不當推廣，媒體不斷報導，促使大量商家覬覦湧入、仲介炒房地價膨脹，商家數量超過當地環境負載力，居民忍無可忍，戰火便一觸即發。

當初夜市商家每日歇業時間為凌晨兩點，經過居民強烈反映後，而決議晚上十一點就要收攤，然而部分商家仍會受當日營業客流影響，無法徹底落實協議承諾。

看不見的操盤手：房屋仲介

師大夜市爭議，除了商家、居民兩方由於立場不同而引發糾紛外，房屋仲介的介入，也是造成事情更為複雜的原因。孔憲娟指出，「仲介跟房東說，把這些老店家，去跟房東講，把他們提前解約，或是快到簽約日期的店家快速結束，暗給這些店家兩三倍押金，並將土地收進來後，重新劃分成兩間，三間隔間。」

仲介誘導房東將店面收回，隔成多個小間，一間租七萬到十萬，藉此大賺一筆，但願意在較小隔間做生意的，以初入社會的年輕人為主，對他們而言租金還是過高，也做不久，常常撐不滿一年就走，押金也拿不回來。孔憲娟語重心長地說，「我支持青年創業，但同時也憐憫他們。」

古莊里里長候選人陳克華則認為，「居民是唯一的被害者，加害者可能有很多，有仲介、一樓商家，真正居民不可能搬遷，學生頂多你住四年，我們要住四十年，比如說雖排人人都愛，但是雖排店絕對不要建在我家樓下。」他認為，台灣重「情、理、法」，跟國外的「法、理、情」不同。

已在師大夜市建立口碑及客群的「希臘左巴」老闆Sergio，說起自己和在風暴中倖存的「雙魚坊」之差異，語氣中帶有憤慨及無奈。「為何雙魚坊可以留下來？問題源頭就是仲介。希臘左巴店址位在合法區域，因此抗爭對我來說，無直接影響。」Sergio強調，間接影響是有的，第一，如果旁邊店家遭剷除，人潮會立即消散；第二，房東覺得目前非法充斥，而他所屬的地段皆為合法，在奇貨可居的情況下，上漲足足三倍價格。

他接著解釋，假設目前地是三十坪，分割成三塊，每一塊可租八萬，單位平均租金高(平均單價高)，總價較低，若將一間分成三隔間，總數極為二十四萬，房租呈現是倍數增長，夜市內，一旦一個房東被說服，其他動搖後便如山倒，這就是人性，仲介不斷說服一位位房東，向他們保證一定可出租成功。

圖片說明
師大夜市議題爆發原因包括住商爭議與外界勢力介入，導火線為泰順街50巷17號的服飾店；54巷則遭「牆佔」，牆上掛滿衣服販賣。

圖片說明
師大三里(龍泉里、古風里、古莊里)社區由6,500個家庭、16,500位居民所組成，以古莊里人口數最多，古風里最少；職業皆以教職為主；女性多於男性；皆以青壯年人口為主，銀髮族比例雖低總數卻不少。

圖片提供
師大三里里民自救會(三里社區發展協會)

可是，並非房東皆有把握，所以起初都會先持懷疑態度，房租一旦下降，對賣首飾業者來說較占優勢，因為餐廳需要大空間才可經營，品質和寧靜都是必需要素，房租降後，餐廳便可進入瓜分大餅。

他認為，馬政府二次上任後，房地產基數炒作，平均數上升是意料中事，此外，師大、樂華、士林夜市，大陸黑心問題讓房地產價下跌後，外界甚至對岸人士再購入，房地產炒作擺明是跟未來子孫搶錢。存在三十年的老店被說非法，異國美食的消失原因就是政府大拆單，Sergio在最後呼籲所有人定要「莫忘初衷」。

其實，夜市突然被檢舉，背後存在人為因素。古莊里里長候選人簡銘宏說，自己駐唱的live house「地下社會」已經營十六年，卻突然遭到肅清，十分奇怪，後來發現，由於商圈拓展，居民進行抗爭，除了人為操作，都市發展問題也囊括在內，有許多複雜因素涉入。

他表示，「當時主要話語權為自救會壟斷，某種程度上是政商勾結，最近師大擴張問題其實在於房東，在房東游說下，租金狂飆，遭就是老家消失的最大原因。」相信若有自治和溝通平台，可以管理商圈，讓居民、師大、店家、房東進行有效溝通，也讓房東明白若再繼續炒房，最終將會關得下歇而散。

師大校方與社區脫節 犧牲學生「食」的權利

近期師大持續興建工程，除了學生們在『靠北・師大』臉書粉絲專頁大肆撻伐外，里民對此也有許多看法。三里自救會會長說，「阿諾如今不在學校賣，很熟關，但事實是，學生根本買不到便宜又好的餐點，十分糟糕，國外大學，老師帶著學生去改善校內吃的環境，但師大一直在做二房東，將店面外租，校方再收錢。」

她接著說，「現在很多學生在網路上罵，說是因地方居民害我們沒有地方吃飯，甚至架設『沒食・師大』粉絲專頁，可是你們有沒有想想看為何如此？」她舉例，三十年前的師大學生都在地餐吃飯，三十年後，學生卻反映沒有地方吃飯，問題核心是師大本身，而非由三里承擔。

古莊里里長候選人簡銘宏則指出，「我覺得師大要負很大的責任，為何師大不在學校裏設餐廳？餐廳卻是由社區佔染？」他說，輔大周遭也是商業區，但不像師大這麼誇張，輔大夜市是後來才推行的，輔大學生有五六個學校餐廳可選，但師大僅有一間餐廳，校方卻將機能由社區轉嫁。

他更批評，這幾年來商業的擴展，師大不但沒有看到問題，只是拼命賺錢，如圖書館校區的停車場，校方把它剷掉後蓋成餐廳，但餐廳門卻是對外的，餐廳經營衍伸之停車問題，使得學生與居民發生衝突。

與社區溝通是師大校方該採取的第一步驟，學校可在建設方面廣納意見，可是，顯然地，由於師大是很保守的學校，或是傳統以來，歷屆里長並未有效溝通，於是大家可以清楚看到師大與社區完全脫節，這是校方應再深入思考、了解之處。

他認為，「師大必須要與社區對談，而學生本身更要認知人與土地的關係。」總而言之，希望與學校有多方面的合作，包括開會討論建設事宜、與居民溝通等。師大學生也屬於此地區的住戶，對於師大夜市發展與後續該如何改變，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幅理想藍圖。

給你一點甜甜！派緹甜點社烤出夢想的形狀

文、攝影 / 林宇萱

裹著糖衣的蘋果泥搭上酥脆的塔堤，入口即化的芬芳，如花火般在舌尖上綻放。座落於捷運松江南京站附近，遠離城市的喧囂，任香氣飄散的橙工房，正是Petit派緹甜點社的社課地點，今年四月，一群熱愛甜點的好夥伴成功通過新社團申請，正式成軍！

Petit，即為法文「小小的」，如同馬卡龍般小巧精緻。參加社員皆是對製作及品味甜點具有極大熱忱的同學，因此派緹有著極大的向心力，無論是在甜點製作過程或是配方調製討論，都能盡在其中，踴躍參與。社課部分，分為甜點班3班及麵包班1班，而甜點社面對最大的困境，莫過於學校無法提供場地、設備（如人發系食物製備室），因而受限於橙工房場域，每次社課最多僅能容納八人。

甜點姐妹花 派緹美味的幕後推手

橙工房的兩位美麗姐妹花老闆林昭伶和林玫玲，是派緹的社團指導老師，姐姐林昭伶為化工系出身，對食物原料來源有一定的敏銳度；妹妹林玫玲則擁有乙級證照。她們說，製作甜點只是興趣，並非主要職業，由於自幼身體欠佳，對食物相當敏感，父親便在台中豐原自行建造農場，種植有機作物，也因此兩姐妹至今對食材來源仍相當堅持。

秉持著「天然」、「無添加」以及「健康」的理念，採用天然食材，不額外加入食品添加物，以誠心誠意的態度製作，讓成品不只是美味，也讓人有幸福的感覺。

「既然要吃，就要吃得健康、吃得安全！」烤箱鮮黃的橘，以及隨著熱度漸漸膨脹鬆脆的蘋果塔堤，和林昭伶的炯炯雙眼相互輝映。在兩位老師的指導下，派緹甜點社的成員，除了學習製作美味可口的甜點外，同時也對食品安全及食材選擇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和了解。

咖啡色圍裙和溫暖笑容 是派緹的秘密代號

社長心輔106劉于瑄說，「至今已有許多社團和我們接洽，希望可以結合派緹製作甜點，在活動期間販賣，可惜的是製作人手不足，大量生產和保存皆有難度。」派緹甜點社也正在考慮與外校甜點社、蛋糕研究社合作舉辦活動，但相關計畫仍在規劃中。

在一次社課結束後，為穿著統一訂製的咖啡色圍裙「派緹們」拍照留念，大家飽滿的笑容，和手中的蘋果派一樣明亮璀璨。人發107潘宣諭表示，「平常在家中就喜歡做甜點，進入師大後能有機會認識志同道合的夥伴，社團歡樂、社員團結、甜點製作步驟也十分清楚明確。」堅定的回答，也感受到派緹甜點社的愛與溫暖。

彩妝是生活的一部份！美容彩妝社成立

文、攝影 / 蔡佳珊
圖片來源 / 師大彩妝社粉絲專頁

師大第一個彩妝性質的社團「美容彩妝社」於今年成立，從基本的認識肌膚、保養到實際彩妝操作，請專業老師帶領社員，由淺入深地透過彩妝技巧展現個人魅力。

談到創社緣起，社長余昇有表示，當初他發現社團活動盛行的師大竟然沒有彩妝性質社團，認為相當可惜，且師大表演性質社團多，許多人在表演時都有彩妝方面的需求，因此便想創立彩妝社，希望能在幫助周遭朋友們提升形象之餘，也能幫助師大其他社團。

另外，由於學習彩妝的花費通常很高昂，副社長表示，希望透過創社，提供同學比較便宜的學習管道，他也舉了社長余昇有曾告訴他的一句話當例子，「減肥一個人減很困難，跟著團體互相督促，才有繼續下去的動力」，期盼能透過團體可以互相督促的優點，幫助社員提升彩妝與保養方面的技能。

談到社團運作兩個多月至今發生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副社長表示，社團迎新時發現社員中有部分僑生或交換生對彩妝很有概念，且認為彩妝是生活中必須的重要技能，少了它就好像人生缺了一塊，遣與其他大部分台灣學生入社的理由有很大差別。

除了六堂正規的彩妝技巧介紹課程外，美容彩妝社另外安排了四堂與皮膚保養有關的驚喜趴踢，介紹如何去除粉刺、護手或緊緻小臉等與大家息息相關的美容困擾，並開放非社員一起同樂。

捍衛動物權利
「動陣」絕不缺席

文、攝影 / 魏靜怡

有在關注新聞的人，或許還記得法國航空運送實驗猴的事件，當時有許多動權組織出面反對，甚至發起抗議行動，但你可能沒想到，這個活動的發起人，其實就是師大「動物權利促進陣線」的社長羅丹。

動陣是今年剛成立的新社團，致力於動物權利的維護，在這個默默為動物發聲而不求回報的團體中，究竟有什麼樣的展望在支撐著他們呢？我們訪問了動陣的社長羅丹，請他來聊聊有關動陣的故事。

問：想請問你創社的契機是什麼？

其實我關注的議題很多，這只是其中一個。但我覺得動物權的議題對我而言較熟悉，也有充足的想法跟理念行動，所以才想要創社。

在剛開始，為了能與其他人一起合作，我也曾研究過台灣動物保護的相關組織。像是關懷生命協會、動物社會研究會、動物平權促進會……等等。但都沒有與我理念完全相符的團體。於是我就在想，為何不在師大創一個這樣的社團呢？

我自己在動物權的參與上已經很久了。但我覺得一個人的力量太微小，所以才希望能夠串連起來，讓大家在維護動物權的道路上不會感到孤獨。畢竟這個世界對於動物權利的關注實在太少了，如果能把這些一直孤軍奮戰的夥伴們聚集起來，不是很好嗎？

圖片提供 / 動陣

問：為什麼會取這樣的社名呢？

其實這個名字的來由是希望能夠向我非常喜歡的一個組織致敬，而那個組織就叫「動物解放陣線」。他們對於動物的關懷程度相當令我敬仰，然後再經過一段拼貼組合之後就成為現在的社名了。

問：創社以來，有遇到什麼樣的難題嗎？

我想最大的問題應該在一起參與的人太少吧。雖然支持的人很多，卻很少人真正願意投入這個領域。

問：最近宣揚的「反羽絨、皮草」運動，甚至連媒體都爭相報導。請問你提倡這個運動的起因是什麼？

其實這個運動是台大動權社的社長發起的。有感於廉價皮毛的氾濫連動物權利的支持者都不一定知情，所以希望能夠在每年入冬之際舉辦這樣的活動，讓大家意識到穿著羽絨衣或是皮衣讓動物受到的痛苦超乎我們的想像。

問：最後，希望你能以一句話來形容自己對動陣的想法。

我希望人類在學習如何善待彼此，破除種族、宗教、性別等等歧視後，也可以學習對待人以外的動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